

# 造字的藝術

(評介六書原理)

林柏燕

「說文解字」是整理中國文字貢獻最大，影響深遠的偉構，也是了解中國文字最原始、最具線索的巨著。王念孫說：「說文之爲書，以文字而兼聲韻訓詁者也。」不過，說文本身還是以「就形釋義」爲主，至於聲韻訓詁在說文中之效，一直要到段玉裁注說文之後，才開始顯示出來，同時，才開始確立了說文解字在訓詁聲韻方面附帶性的地位。當然，這要歸功於段玉裁本身擁有深厚的聲韻與訓詁的修養。故王引之曾譽段「注」爲：「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！」

說文解字之作，可謂集東漢以前學者研究之大成，而段注雖在千七百年後，對說解的貢獻，至今無出其右者。其詮釋立論，雖有錯失，仍具有無比之權威

。一「解」一「注」，乃相得益彰，而中國造字之藝術備矣。然而，以今日而言，學子限於精力與時間，即便出身中文系，若非皓首專攻，要想深入說解，僅憑段注，並不能入其堂奧，甚至可能事倍功半。前者由於學子本身，訓詁文字之基本訓練普遍薄弱，後者由於段注本身之諸多歧據謬說，造成自段氏而後百五十年來之混亂曖昧（段氏卒於一八一五年）。主要的，段注還是受到傳統的拘束，爲經說所囿，爲圍繚所迷，爲資料所限，亦無法一窺說解之全豹，統收造字之全知；以現代而言，其學術方法，尤多不合科學者。故歷來研究說解一書，即已成名成家者，難以數計，這種情況，也正說明了說解本身具有太多先天不足

，值得窮研的問題。這種情形，也不妨從說解詁林之紛紜龐雜，取得佐證。尤其從甲骨出土之後，近代學者對文字結構、變遷、綿延之底定論析，常有重大發現，超越前人者。這些近代學者的卓越貢獻，當然不可抹殺。不過，就說解而論，若說真能上下綜合，明古通今，以科學方法，直探其原，以理羣類，既可入門，且能登堂者，當推江舉謙先生所著「說文解字綜合研究」與「六書原理」二書。

說解詁林有「六書總論」之作，細考六書名稱之由來，尤較周章。漢書藝文志：「古者八歲入小學，故周官保氏掌管國子，教之六書、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聲、轉注、假借，造字之本也。」鄭衆把象意稱為「會意」，把象事稱為「處事」，把「象聲」稱為「諧聲」，這些也就充分說明六書之稱，在東漢之前尚未確定。而六書為「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」之底定，乃在許慎。後代雖有異稱，却難離其宗。

說文解字之構成，其例有八：建首（建立部首）、本義（字之原意）、辨形（字形構造）、審音（辨別字音）、引經（引經證義）、別說（採取別家之說

）、互見（本借義互見）、通訓（同音通訓），以上足見說解之龐大，然細考其例，雖為後代學者所歸納定例者（高學瀛），並不能涵括說解之細密，故江先生有「說文解字綜合研究」之作。至於六書內容，歷來學者雖多條理細述，仍難尋繹出普遍法則，對於古今文字之演變，創字過程，亦未能歸納出一般原理，是以江先生有「六書原理」之作。

「說文解字綜合研究」，由哈佛大學燕京社資助出版（東海大學），共五九四頁，約三十餘萬言。舉凡有關說文之龐大精密，皆已指陳無遺，而有關說解之疑難，亦皆予網羅註解。其歸納極為徹底，演繹極具條理，內容廣泛，自成體系，在性質上雖與段注不同，但它對於了解說文解字的貢獻，斐然卓著！在第一編「導論」裏，除了闡述文字內在結構與外在應用之外，兼顧聲韻與訓詁，並對文字演變，與歷代研究之脈絡作一詳細交代。第三編「說解總論」，以探討說解之字體與分部問題為主。第四編「說解分論」以探討形音義之密切關聯為主。其中，有關說解裏訓詁與聲韻之基本法則，在本編裏尤予充分發揮。第四編「說解分論」之第二章「說解形構」開始探索「六書

「之原理原則，唯僅限於一章，所能論定之文字有限，故稍後所著之「六書原理」（民國六十三年）予以逐字細考，在性質上，可視為「綜合研究」在理論上的落實應用。

「六書原理」亦由哈佛燕京社資助出版，中間曾得國科會之支持，出書後並得文復會之學術獎，共四八七頁，約二十餘萬言。「說文解字」載字共九三五三字。其中象形字約四百餘字（各家說法不一，同一文字可歸象形，亦可歸會意），指事字約一百字，會意字約一千餘字，形聲字約七千五百餘字，轉注字約九十餘字，另外是本無其字的假借。無疑的，形聲字佔有百分之八十。易言之，「從某，某聲」在說文解字裏遍頁皆是（有些形聲，似是而非）。是以近代學者研究之重點，在於原則性的探討、修正、整理。易言之，說文共有九千餘字，後代孳乳益多，康熙字典收字已近五萬，在這些文字裏，近代學者真正有興趣，予以研究、重新論定的文字，不會超過一千字。其他的八千餘字，或四萬七千餘字，也許只有靠這不到一千字所歸納的原理原則去了解了。當然，這種「了解」常是大膽的，臆測的，由於先民造字，純憑靈感

。故每創一字，必有一說，五萬字應該有五萬說，但年代曠遠，加上一字數形，一形數音，一音數義的現象，那麼說者紛紜，其源難索。例如「伴」應為形聲，也可以是會意字（另一半可以伴），等到「叛」、「判」已是會意（叛者反之半，判者刀半之），甚至也可以是轉注字。（六書原理第四十一頁）至於胖較為特殊，雖從半肉，說文有：「一曰，廣肉也」之說（關於「一曰」、江著綜合研究有詳盡精闢之見）。又如開、閉、闔三字同屬門部，其造字原理却有極大差異，開為會意字，閉則為象形，闔為形聲。然而，不論其衆說如何紛紜，最後必歸於六書，這就有理可尋。

江著「六書原理」共收九六四字，在當代文字研究當中，據個人所知，已是收字最多的（其演繹字不止此數）。對於六書原理，已足夠說明其龐大細密。這九百多字，不過佔說解原著的十分之一，好在其餘的十分之七、八，形聲居多，不過，有許多外表看起來是形聲字，除了「从某，某聲」或「从某，某省聲」這類曖昧的說法之外，到今天還有不少文字無法解釋其構造本義者。

先民造字的方法，並不科學，只合藝術（請參閱

拙作論語說文，幼獅文藝六十四年十二月號）尤其形聲相益，即可成字的造字方法，至爲方便浮濫，而古今諸音不同，南北異聲，它在六書裏反造成最大的干擾（也是最大的方便）；反之，也可以說，凡是許慎不懂的字，冠以「從某，某聲」便好像什麼問題都解決了。因此，我們從江著「六書原理」看出，「轉注」字是江著最大的特色，也是功力花得最深的地方。例如「祖」字，說文云：「始廟也、從示，且聲」，可見是形聲字。朱芳圃云：「且，象牡器之形」，先民雖有崇拜牡器陽貨之俗，然以且從示，便至爲不敬。不過，無後爲大，故每見且（祖）而興歎，其說亦通至於「勿念爾祖」，無非克欲功夫，尤爲至理名言。說文裏，「且」本身有神主，木主之意，故江著認為祖是「分別文轉注字」（轉相注著，專顯某義）（六書原理三九九頁）這種情形，正如「考」字一樣，「從老省，丂聲」，若追其原始，最初的「考」只用「丂」。「老」是後加義旁，作爲分別文之用。與「祖」當初只用「且」，「示」是後加同理。因此，「轉注」實際上是造字過程，而非造字方法，字造成之後，外表便像形聲字了。

六書之中，轉注最爲難明。許慎自下定義，所舉兩字例「考老是也」，更把後代學子整慘，考老了。由於許慎之界說與舉例，本身不够清楚，自唐代裴務齊以下，各據已意論解，望文生訓，可謂治絲益亂（斐氏云：「考字左回，老字右轉」，不知所云，尤令學子急向後轉）。唯徐鍇，王筠之後已有新看法，可謂曙光初現，近代由於甲骨文研究之進步，從造字過程歸納轉注之真象，可惜戴、段仍負巨大包袱，不易卸下傳統。在基本上，形聲與轉注，其形音義的關連，非常曖昧玄妙。有主形轉者，有主義轉者，有主聲轉者，關於轉注本身之定義，以詁林的六書總論，即有數十家之多。也因此，到今天仍有不少學者爲此爭論不休。江著「六書原理」，在這方面常有探源勾沉、突破性的見解。

時至今日，我們已很難了解造字淵源與造字過程，已到了如何被混淆強說的地步。例如「秋」字，說文云：「禾穀熟也，从禾，龜聲」。正確的構造，應包括三部分：①禾②龜③火，而且龜火上下相連，象一昆蟲之形。後代「从禾」加「火」，係依龜省聲，籀文則不省，作𥝌，（見江著說文籀篆淵源關係論析，

東海學報十卷一期）秋字省龜不省火，依轉注省聲的原理，龜音與秋聲必有關連，（不然，何不省火，而省龜？）另一方面，秋引申爲秋天之秋，而禾熟之本義遂廢。那麼，實際上「秋」已由形聲而變爲假借字（見江著四二七頁），但骨子裏，也可視之爲轉注字。再說，從聲韻的角度，龜聲到底是什麼聲？是否發火的烏龜聲？難怪歐陽子方夜讀書，乍聞此聲不禁大喊「異哉」。秋聲賦云：「其爲聲也，淒淒切切。」（與文字無關，不過藉之說文）事實上，依其構造，龜聲的龜字，並非烏龜，而是蟋蟀之形。古人常畫蟲以示季節，其龜下之火，乃象蟋蟀之兩翅與後腿，於是，禾熟之田，有蟋蟀淒切之音，形音義兼備，至爲藝術。然而，後代不明，從龜省，却省了火，變成「龜」，甚至功垂千秋變成功垂千龜，連禾也省去，這更省得徹底了。但由於同音通訓，功垂千秋與功垂千龜，亦有可通（因龜亦可讀秋），於是，代代相沿，其造字淵源與過程之混亂，益發不可收拾。

中國文字，除了表現藝術之外，常與中華文物，哲學思想以至文學形式，有密切而妙趣橫生的關係。其例不勝枚舉。如从大从羊爲美，何以取羊之大，而

不取牛之大，敢情見羊未見牛乎？（取羊馴良之性，肥大之羔羊尤爲美，牛一發瘋就不美了）另一方面，美之讀畔，實爲羊叫之音，再說，大斯爲美，看過高雄船廠，當知大斯爲美之意，於是形音義兼備。再如「聖」字，「从耳，呈聲」，雖爲形聲，然人挺立於高崗，耳聞八方，口有所述，非聖而何？又如凡從「酉」者，皆有「成熟」之意，如酒、醬、醋、醇、酥、酪、酸、醉、醒、以至配、醫，皆有「成熟」之意。實際之，酉字按契金文，象壺樽之形（說解綜合研究四二六頁），而凡從酉增文者，必也離不開壺樽之器，如醋罐，酒瓶，藥瓶，以至配鷄尾酒，皆不離樽，故「成熟」與「壺樽」之說，並不衝突。由此可見中國文字之妙。

以上所學不過滄海一粟，以常見字爲例，且有個人粗淺發揮者。江著乃極爲嚴謹之學術著作。尤其「六書原理」，其歸納要而不繁，細而不亂，在衆說紛紜中獨樹一格，且對各家之說，取捨中肯，對造字之原理，追原建理，尤爲精闢功深。相信學子有此金針指迷，必可免去許多徒勞無功的摸索，且對中國文字的淵源與說解本身之得失，當有充分之認識。